

# 上諾曼地十八年的生活點滴（上）

陳勝又



圖一：諾曼地徽徵。

## 序言

1973年，我轉到一家深基礎工程及地質鑽探顧問公司上班。當時法國的石油公司Campagnie Francaise de Raffinage (C.F.R.) 是現在TOTAL石油公司的前身。這是我們的長期顧客。談話中，常常談到國際石油市場的走向，也知道石油價格將會大幅上漲。果然，1976年的每桶（Brent布蘭特）原油價格，由1美元漲到5美元，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機。能源成本高漲，種種工業產品、民生用品也跟著上漲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由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推動的歐洲十六國經濟復興計劃（Plan Marchall）所帶來的繁榮，很快就受到嚴重的考驗。

為了節省能源的開銷，法國政府也鼓勵民眾減少能源的浪費，譬如最基本的隨手關燈，也鼓勵民間住宅、工廠、公司辦公室等等做一些隔熱保溫的工程，同時也可以享受減稅的優待。

1970年代，法國的房屋建築開始大量採用鋼筋混凝土的預鑄工程技術。牆壁、樓板、樓梯等等……都預先鑄造起來，然後用起重機一件一件把預鑄拼湊起來，就成了一棟有好幾層高的樓房。建築公司都必需要具備有高性能的長臂起重機（Tour-Grue），以便在各種建築材料跟著石油暴漲之後，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施工，減少成本，以承包更大的高樓大廈工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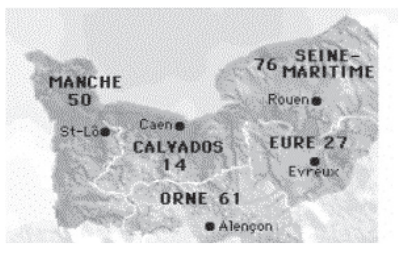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本人剛剛到一家百年老店脫骨翻身、由兩位新老板掌舵的土木建築公司上班。百年老店有上仟個員工，在當年也算是法國的大公司。但是年紀大，也有一些三代同堂的同事，人事複雜，雜費也多。兩位新老板出身於法國天才軍事學校（École Polytechnique），應該有所作為，可惜時不予我，第一次石油暴漲帶來的經濟危機，令老板措手不及，沒有時間整頓內務人事，更來不及添置高性能的長臂起重機（Tour-Grue）。六個月沒有承包到一些像樣的大工程，不久就開始財務週轉不靈，裁員運動也開始。第一批列車、第二批列車……本人也不得不搭上最後的第三批列車，回家享福。之後，公司就關門了。

當時七十年代，是西歐戰後經濟最繁榮的時代。法國政府有錢、社會福利好。失業領優厚的失業金，也可以到大學裡選課進修。失業金比上班的薪水還多了百分之十左右，何樂而不為？猶記得當年的法國第一總理—首相（Premier Ministre），年輕的席哈克先生（Monsieur Jacques

Chirac) 還說過，我們政府動用了70億法郎應付經濟危機，不久就可以走出黑暗的隧道，到達光明的另一端。言猶在耳，席哈克先生後來當了法國總統。但是我個人覺得法國的經濟，還是走在漫長黑暗、甚且還看不到另一頭曙光的隧道。就業輔導中心A.N.P.E (Agence Nationale pour l'Emploi)，就是在當時設立的。

失了業領優厚的失業金，只是年紀還不大，不工作，總是不舒服。況且領失業金，總是有個期限。於是很快就開始找工作。新的工作在上諾曼地 (Haute Normandie) 的格昂格飛依 (Grand Quevilly) 小城。在上諾曼地首府 (Préfecture) 盧昂市 (Rouen) 的西郊，就這樣開始了十八年 (1976-1994) 的諾曼地生活。

## 上諾曼地的溝瀾地區 (Pays de Caux) 簡介



圖二：諾曼地的行政區

第九世紀時，北方斯坎地挪威 (Scandinavie) 的維京人 (Viking) 大舉渡海南下，有一些定居在諾曼地沿海地區，勢力擴張，借著塞那河，嘗試往東邊，即現在巴黎地區發展。維京人是當時法國的外患，屢次發生軍事衝突。911年的第十世紀，法國王查理三世 (Charles III le Simple) 與維京人侯龍 (Rollon) 在Saint Clair sur Epte訂了和約。法國承認維京人擁有從爺甫河 (Epte) 一

直到大西洋海邊的治理權，就是通稱的諾曼地公領地 (Duché de Normandie)。侯龍 (Rollon) 成為公爵 (Duc)，開始接受信仰天主教，並且保證不再侵犯法國。諾曼地的稱呼於是正式誕生。諾曼地的諾曼「Norman」，原來就是北方來的人「North Man」的意思。

溝瀾地區 (Pays de Caux) 在諾曼地的濱海塞那河省 (Département Seine - Maritime)，有745個大小城市及鄉鎮。溝瀾地區是由於它的特殊地形及地質的構造而自然形成的。這是一個呈三角形的小高原台地 (Plateau calcaire)，介於北邊在Le Tréport城附近的Bresle小溪、東維京人邊的Neufchâtel en Bray城、南邊塞那河岸的盧昂城 (Rouen)、西邊塞那河出海口的勒·阿佛城 (Le Havre)。地層主要由石灰岩構成。台地表面主要是岩石性的黏土 (Limon)。

西邊瀕海，是英吉利海峽 (Le Manche)，海岸都是80公尺高的石灰岩 (Calcaire)，摻雜了很多瑪瑙石 (Agate) 或燧石 (Silex) 的懸崖。小溪的出海口，常常就是一個小漁港。海灘上都是鵝卵石，沒有沙灘。台地上很多小丘陵。婉轉細流的小溪喃喃細語，悄悄經過一些散散落落的小村莊，或則一些形影落單的矮屋。溪旁草原上，一些諾曼地乳牛從容的享受常年青綠的野草、清涼的流水。夕陽黃昏，矮屋炊煙縷縷，不正是一幅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的寫照嗎？尤其在那櫻花 (Cerisier)、蘋果花 (Pommier) 盛開的時節。

斯坎地挪威來的維京人，身材比較高，藍眼睛，蜷曲的金頭髮。在海邊的小漁港，常常可以碰到一些個子高高、金髮藍眼的漁民，尤其是在Saint Valery en Caux小漁港。他們可能就是維京人的後代。其中有一些也從事務農的工作。

在「溝瀾」這個地區的一些小村落裡還有一些人，會說一點「溝瀾語」(Cauchois)。這

種本地話，是諾曼地的方言之。文學家莫泊桑的小說裡，就常常使用一些本地方言。這裡孕育了幾位大文豪：高乃依（Pierre Corneille）、福樓拜（Gustave Flaubert）、莫泊桑（Guy de Maupassant）……。海邊的小港，各有特色，較有名的是：Le Tréport、Dieppe、Saint Valery en Caux、Fécamp、Etretat、Le Havre。

從西北邊的Le Tréport城往南，到盧昂城（Rouen）北邊是比較平坦的Pays de Bray大草原，不屬於諾曼地區。從盧昂城沿著塞那河到勒·阿佛城（Le Havre）之間，多的是工廠、果園。這是法國的一個重要工業製造區。工廠，尤其是石化及汽車工業、重工業工廠多，危險性高，被政府規劃為工業特別管制區（Zone Serveso）。譬如：Exxon Chemical、Mobil、Shell、Prima-Gaz、Total、Renault、Plasconium、Socabu等等。

這個三角形地區台地表面的岩石性黏土約30到40公分左右，肥沃而不深厚的土地，非常適合甜菜（Betterave）及玉米（Maïs）的種植。現在Cany Barville附近，還有幾家甜菜製糖廠（Sucrerie）。玉米也是由盧昂港（Rouen）外銷的主要農產品之一。

盧昂城附近的Barentin小鎮及Elboeuf小城，一直到20世紀的60年代，還是紡織工業很發達的地方。主要生產餐巾、桌巾、窗簾等等。海邊漁港多，漁類加工廠也多：Servis Frais、William Saurin等等。

## 新的工作（1976年3月）

新公司在諾曼地的盧昂城西郊。就業面談約在巴黎Porte Maillot的Porte Maillot咖啡廳。因為正處失業期間，公司也急需要人，面談很快就談好，也很快就開始到諾曼地上班。這是一家道地

的諾曼地人開的公司，當時也成長到五百多個員工左右，開始往全國其他地區及北非洲發展。

工程業務有30%是河港的土木工程，有70%是建築工程（工廠及房屋）。公司持續發展，員工很快增加到兩千多人。總公司也搬到巴黎近郊，現在已經被一家更大的土木工程集團吞併了。

本人的工作是在設計部門。員工很多是當地人，人際關係比較單純、有人情味。部屬之間，少有分階。

## 上諾曼地盧昂市及格昂格飛依的新家



圖三：諾曼地濱海塞納河出海口。

### 在盧昂市（Rouen）的新家

新公司在盧昂市西郊的格昂格飛依小城。經過三個月的試用期，我的直屬上司告訴我說，試用滿意。於是開始尋找新家，以免天天住旅館。

在法國，每一個省（Département）都有一種週期性的刊物，形形色色的廣告：房子買賣或出租、傢俱或汽車的買賣、交友、婚姻介紹……不勝枚舉。這個周刊的取名也很簡單，就是該省的號碼。盧昂市在76省（Département de la Seine Maritime），刊物的名稱就叫做「76」。

看上了一個在十樓上的二房一廳的公寓，靠近塞納河，附近沒有其它高樓。從東邊的窗戶，可以看到盧昂市中心及盧昂大教堂（Cathédrale de

Rouen)；從西邊的窗戶，可以遠眺在Canteleu小城小山上的森林，以及不遠處的盧昂城河港。

每層樓有兩個公寓房。對面住了一對中年夫婦，小孩子好像不跟他們住在一起。先生開始有了微胖的身材，外表正正派派，但是好像沒有工作，開了一部賓士車子，太太看起來比較年輕、秀氣，金黃色的長頭髮、雪白的膚色，卻常常戴著墨色的眼鏡。可能是常常受酒鬼先生的折磨，帶了墨鏡，也許多了一些安全感。有一回聽到她被先生推出門外。她跪在門外，苦苦哀求她先生開門。隔了一陣子，於心不忍，跟內人請她入門稍微休息一下，她就是不敢答應。

我們住的公寓大樓，因為高鶴獨立，過堂風(Courant d'air)很大。大風來的時候關起窗戶，可以感覺整棟高樓前後擺動，沒有安全感。

在那裡，從台灣來的，好像只有一位郭先生。他是聲樂家申學庸的學生。他的夫人是法國人，是數學老師。



圖四：塞納河 (La Seine)。

### 在格昂格飛依 (Grand Quevilly) 的住家

在盧昂市 (Rouen) 租的新家，住了一年之後，為較為長遠的打算，在這個只有上萬人口的小城，買了一個三房一廳的小公寓。城南是個老區，是塞那河岸沿岸工業區的一部份，已經非常沒落。住民大都是在附近工廠工作的勞工人員。

我們住在新市區中心。這是一個70年代採用預鑄工程技術建造起來的鋼筋混凝土的普通小樓房，是我們公司不久以前蓋的，共有十幢同樣的小樓房。本城除了龐大的市政府大樓、節日活動中心 (Salle Polyvalente) 以及音樂學校，一般建築物都沒有什麼特色，都是一般俗稱的火柴盒公寓 (Boites aux allumettes)。

這是一個勞動階級佔絕對多數的小城。市政府傳統上一直是左派的社會黨執政。法畢士先生 (Laurent Fabius) 27歲才開始積極參與政治，加入社會黨，聽從社會黨主席密特朗先生 (François Mitterand) 的建議，從巴黎落籍於此，成為市長 Tony Laru先生的第一助手 (Premier adjoint)，培養他的政治地盤。爾後，1981年，密特朗先生當選為法國總統。法畢士先生也被任命為法國的預算及工業部部長，後來更被任命為第一總理——首相 (Premier Ministre)。

我們住在四層樓房的頂樓。每層住了四戶人家，每棟樓共住了十六戶。正方形的樓房建築，沒有電梯。寬敞的樓梯環繞寬敞的中庭而上下，自然採光，成了大家喜歡聊天的場所。住戶好像是個大家庭。

法畢士先生住在對面樓房的頂樓，正好是50公尺前面，我們對面最近的鄰居。週末在室外的停車場，有時候會碰到他，抱了一大疊文件，大概是要趕功課。

樓下，一樓的瓦給爾夫婦 (Walker) 是我們的好友。先生的父母是英國人，大概是1940年代才移居到諾曼地，是附近一家造船廠的電焊工人。太太在附近一家製造拉鍊的工廠上班。瓦給爾夫婦的獨生女莎茗 (Sabine) 比我們老大大八歲左右，很喜歡逗我們兩個小孩。我們兩小在緊鄰盧昂市Mont Saint Aignan小城的聖女貞德 (Jeanne d'Arc) 產院出生。沒有親戚同胞，都是瓦給爾夫

婦一家人，尤其是莎茗小姐的幫忙、照顧，使我們得以平安順利的迎接家裡的兩個小諾曼地人。

瓦給爾先生很喜歡也很會釣魚，是個釣魚專家，跟他學了不少要領。他有釣過一公尺長大鱒魚（Truite）的記錄，有照為証。瓦給爾夫婦已經退休多年，莎茗小姐也結了婚，有了小孩，在一家藥房上班。

隔壁鄰居勒費·佛爾夫婦（Lefebvre）是道道地地的諾曼地人，來自意府多（Yvetot）小鄉村。先生在一家工程建設公司，負責工程機械的調動支配。太太是個典型的鄉下人，單純好客，可能也沒有唸到高中學校。好像從來沒有去過巴黎大觀

園，不上班，在家裡專心照顧兩個小孩。西巴斯基恩（Sebastien）及也馬呢葉勒（Emmanuel），年齡跟我家兩小相仿，是每天的玩伴。

其他鄰居，有一對當小學老師的夫婦，每年暑假都開露營車去渡假，已經退休。但是先生也過世了。另外一對夫婦，先生是阿爾及利人，在港口的海關工作。太太是小學老師，癌病去世了。其他鄰居，幾乎都搬走了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（本文作者畢業於法國巴黎土木建築工程師學院，現為法國土木建築工程師。）

### 為什麼我喜歡瑞典？

10月8日，當在瑞典居住近30年的Vitaiwan網站創辦人兼主編李玉英女士來訪時，筆者曾請教她：「您為什麼喜歡瑞典？」李女士很爽快的回答說：「我喜歡瑞典，因為一來她空氣好，二來人民生活樸實，再者，瑞典的福利設施完備。」

筆者再問：「可是，聽說瑞典自殺率也很高。」

「這可能與她氣候嚴寒、冬天太長、缺乏陽光有關，而且在地理環境及個人主義的社會氣氛下，人與人之間比較缺乏溝通、聯繫，這也容易造成瑞典人罹患憂鬱症吧！」李女士答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久了就會成為一種習慣，當我年老時，應該還是會選擇在瑞典落腳。」

李女士進一步表示：「台灣旅居瑞典的人數目前約有千人左右，真正前去作生意的並不多，除了每年約有兩三百位短期交換留學生外，倒是近年來遠嫁到瑞典來的女性增加很快。」這點筆者有點意外：「她們幸福嗎？」李女士答道：「幸福的固然有，但也不可否認有些人因為文化差異的緣故正面臨著許多考驗。」她說：「其實，瑞典也是離婚大國。」

看來即使是令人羨慕的福利大國，也有它幽暗的一面。

如果您想知道瑞典及北歐的生活及大小事，[www.vitaiwan.se](http://www.vitaiwan.se)網站或許可以滿足您的需要！（文／立力）

